



兩朝綱目備要目錄

卷一

光宗紹熙元年

卷二

光宗紹熙二年至紹熙四年

卷三

光宗紹熙五年

卷四

寧宗慶元元年至慶元二年

卷五



寧宗慶元三年至慶元五年

卷六

寧宗慶元六年

卷七

寧宗嘉泰元年
至嘉泰二年

卷八

寧宗嘉泰三年
至開禧元年

卷九

寧宗開禧二年

卷十

寧宗開禧三年

卷十一

寧宗嘉定元年

卷十二

寧宗嘉定二年
至嘉定三年

卷十三

寧宗嘉定四年
至嘉定六年

卷十四

寧宗嘉定七年

卷十五

寧宗嘉定八年至嘉定十一年

卷十六

寧宗嘉定十二年至嘉定十七年

臣等謹案兩朝綱目脩要不著撰人名氏所紀自宗光宗紹熙元年迄寧_宗嘉定十七年事蹟以元吳師道集考之蓋即所謂續陳均宋編年者也均編年脩要四十四卷自北宋迄高孝此本時代正與相接特未詳續之者為何人惟焦詒經籍志有李燾續宋編年十八卷又劉時舉續南渡編年十五卷頗為相近但燾入仕在光寧藩本傳亦不載著有是書而時舉生於元代此本於元初用兵之事多敵國之詞決非元人所作則二說者皆不足

信矣檢覈書中所載川蜀故事較詳疑為宋末蜀士所編傳者失其姓名遂舉而歸之燾耳其間條例原本陳均約而不煩簡而能備要為編年之有法者今釐為十六卷間以他書攷證同異夾注下方而吳師道集跋語一則並附綴第十卷安丙條下以備叅稽焉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

兩朝綱目條要卷一

光宗

帝諱惇孝宗皇帝第三子也以紹興十七年九月四日生于藩邸二十年二月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三十年五月轉榮州刺史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帝以藩王越繼大統蓋孝宗為天下慮不私其子而虞允文為相贊成上意密決大議世或未之知也先是隆興初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首上䟽援漢故事乞立太子孝宗方有兵革之事且謙遜不遑也始孝宗在藩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王愔次慶王愷次恭王即

帝也次未命而夭追賜名恪贈僕相封邵王乾道元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太上皇甚喜先兩月恭王亦生子于是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淮携白劄子見大臣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長嫡孫時孝宗未置相參知政事錢端禮行丞相事端禮鄧王夫人之父也見之不悅明日進呈乞令禮部太常寺檢會合行典禮孝宗曰不合稱嫡孫只令稱皇孫端禮曰此月三日早鄧王府先申誕皇嫡孫是晚恭王府方申到文字孝宗曰朕知之見鄧王府申後恭王府方申今就十二日奏告更不須差官端禮曰嫡庶具載禮經所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孝宗曰重家嫡正謂此端禮曰初二日詣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皇嫡孫生與其他事體不同主上聖孝所招卿須行賀禮臣遂具奏上表于初五日稱賀昨日王淮來見臣出白劄子及稱年鈞以長義鈞擇賢孝宗曰此是何語皆非所宜言虞允文時為參知政事亦奏曰祭不入支庶之家可見聖人制禮之意端禮曰講讀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僻之說孝宗曰豈不啟邪心當行黜責端禮奏且與外任放謝辭孝宗令批旨具載本末乃詔王淮傾邪不正

有違禮經可與外任仍放謝辭八月遂立鄧王為皇太子二年七月詔皇太子男白嫡孫賜名挺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恭王男皇孫賜名挺除左千牛衛大將軍三年七月太子薨謚莊文六年五月允文獨相六月遂以知樞密院府為莊文太子外第命榮國公挺與錢妃自東宮徙居焉先是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陳良翰時為左諫議大夫以東宮久未建首疏言之孝宗嘉納左相陳俊卿之未去也有議皇孫出外者俊卿為秘書監李燾言之燾出梁昭明事示俊卿俊卿愕然而止及是復申前議著作佐

郎劉焯見允文語及之允文曰允文若見上及此但道家事勿問外人焯曰徐勣此言豈可效耶其實允文將與孝宗謀建儲也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書亦及春坊事允文薦于孝宗召見補右廸功郎是月二十七日乙巳太史奏是夜四更後東北方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入宿各不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八月三日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訖執政下殿允文方欲有所奏孝宗宣諭遣使祈請陵寢事允文奏畢翼云臣累日齋心今日涓吉九月封恭王帝以藩王

越繼大統蓋孝宗為天下慮不私其子而虞允文為相贊成上意密決大議世或未知之也先是隆興初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首上疏援漢故事乞立太子孝宗方有兵革之事且謙遜未皇也始孝宗在藩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王愔次慶王愷次恭王即帝也次未命而夭追賜名恪贈使相封邵王乾道元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太上皇甚喜先兩月恭王亦生子于是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淮攜白劄子見大臣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長嫡孫時孝宗未置相叅知政事錢端禮行丞相事端禮鄧

且夫人之父也見之不悅明日進呈乞令禮部太常寺檢會合行典禮孝宗曰不合稱嫡孫只今稱皇孫端禮曰此月三日早鄧王府先申誕皇嫡孫是晚恭王府方申到文字孝宗曰朕知之見鄧王府申後恭王府方申今就十二日奏告更不須差官端禮曰嫡庶具載禮經所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孝宗曰重家嫡正謂此端禮曰初二日詣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皇嫡孫生與其他事體不同主上聖孝所招卿須當行賀禮臣遂具奏上表于初五日稱賀昨日王淮來見臣出白劄子及稱年鈞以長義鈞擇賢孝宗曰

此是何語皆非所宜言虞允文時為叅知政事亦奏
曰祭不入支庶之家可見聖人制禮之意端禮曰講
讀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僻之說孝宗曰豈
不啟邪心當行黜責端禮奏且與外任放謝辭孝宗
令批旨具載本末乃詔王淮傾邪不正有違禮經可
與外任仍放謝辭八月遂立郡王為皇太子二年七
月詔皇太子男皇嫡孫賜名挺除福州觀察使對榮
國公恭王男皇孫賜名挺除左千牛衛大將軍三年
七月太子薨謚莊文六年五月允文獨相六月遂以
知樞密院府為莊文太子外第命榮國公挺與錢妃

自東宮徙居馬先是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陳良翰時為左諫議大夫以東宮久未建首䟽言
之孝宗嘉納左相陳俊卿之未去也有議皇孫出外
者俊卿為秘書監李燾言之燾出梁昭明事示俊卿
俊卿愕然而止及是復申前議著作佐郎劉焯見允
文語及之允文曰允文若見上及此但道家事勿問
外人焯曰徐勣此言豈可效耶其寔允文將與孝宗
謀建儲也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書亦及春坊事允
文薦于孝宗召見補右迪功卽是月二十七日乙巳
太史奏是夜四更後東北方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

入宿各不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
八月三日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三
省樞密院進呈文字訖執政下殿允文方欲有所奏
朝野雜記孝宗宣諭云祈請陵寢使副金人已遣官
來取接近又報遣統石烈志寧來汴京此意如何允
文奏云甲申江上之盟志寧主之彼以泛使來未
為何事不免疑我渝盟爾若知我以陵寢為問志
必先回燕蓋待我使至決大議當在彼殿庭也孝
又云金人簽發兩河人及生女真必以為戰用在今
日宜每事蚤定先為不復奏云臣累日齋心今日洎
可勝以待之卿且留意吉有一大事方欲干犯雷霆之威冒萬死以請孝宗
云何事允文奏云自古人君即位三年後必建立儲
貳以隆萬世之統以繫四海之心國家治亂安危之

機無大于此故曰太子國之本也國本正而萬事理
况今日聖志已定將大有為于天下若一旦敵敗盟
連兵兩淮六飛必須順動監國撫軍誰任其責臨事
之變倉卒議之當有不如人意處又陛下在位將十
年而元良虛位中外士庶共懷憂疑但往往畏死不
敢啟口開陳爾臣蒙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託使定
大計今日之事無大于此無急于此日者木火合宿
太史奏以為當冊太子天心仁愛陛下昭示休祥願
陛下上順天心下從人望蚤出睿斷孝宗欣然云朕
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便自

縱逸不勤于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朕更欲令練歷
世務通知古今庶幾無後悔爾允文奏曰臣平日竊
觀陛下聖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為念聖慮最遠豈不
以儲副為急所以遲遲至今亦必有說今蒙宣諭益
有以見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國本為萬萬年之永圖
天下幸甚然臣之愚以謂此事不過審擇宮官使日
聞正言日行正道真積力久自然無不趨于正安得
有後悔又諸闈一兩深居中禁常得在陛下左右日親帝
學何患不光明日與朝政何患不練歷以臣之
愚謂早建諸宮其所成就必遠過于外處潛邸孝宗

日丞相言極是但此事却有此遷次非久于選德當
獨與丞相議之允文即奏云臣以愚忠所迫昧死有
請敢意陛下遽賜察納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容臣
再拜謝恩拜訖復奏云此事願陛下早留聖念孝宗
云甚好甚好不過旬日間二十五日壬申朝殿奏事
至下馬處中使傳旨令右相留班孝宗以邊事一二
宣諭已奏對訖允文奏云臣比者敢以早建東宮事
有請陛下欣然即賜開納今已踰旬日未准處分臣
實憂懼孝宗曰此事已決偶數日來多事未及與卿
商量允文奏云昔唐太宗從容謂侍臣曰當今國家

何事最急各為吾言之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劉洎曰撫四夷最急岑文本曰行禮義最急獨褚遂良云今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答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臣仰惟陛下日月之明于唐君臣之言是非去取必有所擇臣竊詳唐太宗與侍臣言在貞觀十六年太子承乾已立遂良但以嫡庶名分未正其言至如此今日之事臣之所憂有甚于遂良但不敢盡言耳孝宗云朕志已素定正欲與丞相議之朕見唐太宗用兵取天下心甚敬之至議

立太子乃引佩刀自決亦未嘗不笑之蓋處置家事何用如此今秋事向晚冬初又金使來有一番禮數若于郊禮時或前或後降指揮如何允文奏云聖志果定以郊天慶成日降指揮甚好蓋日南至天正也孝宗云當用此日十一月五日辛巳大駕至郊壇齋于青城是日午有旨宰執奏事既至青城門下馬處又有旨令右相留班孝宗宣諭云立太子事朕但欲與丞相議爾如何允文奏云此陛下家事臣不當與臣不敢遠引漢唐以喻今日臣記得本朝太宗皇帝即位之後以議立太子事大臣有竄黜過嶺者自後

無敢復言至淳化末年足瘡召寇準于青州既入對
太宗曰卿來何遲準對曰臣守藩在遠非賜召臣無
緣望清光太宗曰東宮未立如何準對曰此事問內
人亦不可問大臣亦不可問中貴人亦不可惟陛下
獨斷乃可爾太宗曰襄王可乎準對曰知子莫若父
陛下若以為可願早降處分乃立真宗臣嘗讀國史
太宗八子真宗為第三觀準所對曲折之間但欲自
太宗發之爾太宗英斷一發千萬世無有議之者此
臣惓惓之忠獨有望于陛下也孝宗云此事無可疑
今郊天後先欲與卿商量加上兩宮尊號立太子可

用春初亦未晚否允文奏云陛下即大位九年三見
上帝前兩郊有意外相妨事昨日宿太廟大雨不止
羣心憂疑夜半行事時中天星氣炳然百執事駭
中庭皆如禮咸謂陛下聖德有以感召今日霽色如
此熙事必成陛下欲歸美兩宮益隆徽稱此千載希
有之慶臣敢再拜已而奏云陛下欲以春初立太子
臣謹奉詔是時願陛下更無改易孝宗云只俟兩宮
禮畢便降指揮又微笑云朕家好事數件皆是丞相
做了允文頓首謝又奏云二事淵衷素定睿斷必行
臣但贊歎奉行而已七年正月一日丙子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受冊寶禮畢五日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後幄乞留班奏云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宮寢殿蒙陛下宣諭少俟兩宮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指揮今兩宮冊寶慶成乞早賜處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仲春上旬擇日行禮非久于內殿更與卿議之又有少說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玉便欲令出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大王若立一王為太子一王自留王即侍陛下左右本朝亦無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于唐以前子細密加討論別一日進呈允文奉旨

而退十四日戊子進呈二十四日戊戌允文擬進立太子御劄二月七日壬子晚朝孝宗御選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劄宣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下大本陛下獨出睿斷為天下得人各再拜賀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為諱朕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以然何諱之有允文曰唐太宗號英主至此乃不能斷猶引佩刀以自決孝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卒不能奪以基禍亂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馭戎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擊天下心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行出恭俟來日集百

官宣布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聞草皇太子及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朕紹承大統于今十年深惟太上皇帝付托之重而元良虛位惕然于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有所私哉第三子惇仁孝嚴重積有常德學必以正譽日以休蔽自朕心俾膺主鬯以永宗社之慶可立為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宣詔畢內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愷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四日戊寅命宰執燕餞魏王于玉津園用文彥博故事也王登車顧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三十三日丁酉太子受冊四月二十日甲子御劄皇太子判臨安府二十三日丁卯將鎖院或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體二十四日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于史院十五日庚午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蓋欲試以民事也命直院周必大草制必大具奏二十六日辛未告廷畢別錄本賜太子九年二月榮國公薨四月皇太子解尹事淳熙元年十月魏王改判明州七年二月王薨遺表上孝宗泣然流涕謂右丞相

趙雄曰朕向來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稍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即葬會稽謚惠憲他日又謂雄曰太子資質極美但尚少學問耳每遣人來問安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須留意學問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帝崩先是孝宗已有禪意嘗命有司葺都停驛其制視德壽宮既而以天下不可奉三宮乃緩其事至是十一月二日己亥百官大祥是日手詔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先旬日孝宗獨召學士洪邁入對謂曰朕將行內禪且欲如唐貞觀故事令皇太子參決如何邁言天禧資善之詔可舉行也越七日又對以典故具呈因曰宣麻降制既于體不順只頒中旨又違于禮臣謂宜為詔至是詔下周必大為右丞相手詔令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孝宗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先是有詔內東門司改充議事堂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在內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除諸郡守臣係侍從及文臣監司武臣鈐轄外并于議事堂參辭納劄子其可行者皇太子同宰執將

上取旨九日乙巳又詔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于
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書于太子曰大權所
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
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
之端常伏于思慮之所不到疑問之萌每開于隄防
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
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
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太子覽書褒
歎曰諭德可謂見愛之深矣三月永思陵既掩攢五
月左丞相王淮罷周必大獨相十一月四日必大乞

去位孝宗諭以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必
大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倦勤孝宗
曰禮莫大于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而停詣孝莫
大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
以此委卿會陳康伯家以紹興傳位親劄來上十二
月十一日壬申孝宗遣中使密持賜必大因令留身
討論典禮初議賀正旦北使出門即擇日傳授偶太
史局言明年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辛卯除夕必大留
身密奏云太子聽政浹旬不應便講避殿之禮可少
展否孝宗大以為然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仲春壬

成吉又命必大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言十六
六年正月三日甲午皇孫柄為耀州觀察使封嘉國
公柄魏惠憲王子也時皇太之子已先拜節度使封
平陽郡王矣八日己亥遂進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
次拜右丞相王蘭葛剌並自尚書擢為執政官黃洽
蕭燧皆繼罷十五日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宮春坊姜
特立見必大問曰宮中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
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庭所敢與聞特立不悅
而退會學士李巖以草制失指得罪乃命禮部侍郎
尤袤直學士院時內禪有定議孝宗未以諭近臣而
外已喧傳表因論及金國事孝宗感慨良久諭表曰
旦夕制策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
二十日辛亥二府奏事孝宗始諭曰朕年來稍覺倦
勤旬日間禪位于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
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因令必大
留身進呈詔草二十八日己未詔德壽宮改為重華
宮後又改為慈福又改慈壽二月二日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
有司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執奏事畢駕興百官
移班殿門外內降詔曰朕以菲質循堯之道兢業萬
幾歷歲彌長賴兩儀九廟之德邊鄙不悚年穀順成

底于小康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固已憊然于懷况乎春秋浸高思釋重負皇太子惇仁孝聰哲久司匕鬯軍國之務厯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不其美歟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移御重華宮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孝宗御便殿新皇帝侍立繼登輦同詣重華宮帝還內即下詔書上孝宗尊號曰至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

案本紀是時尊太后曰壽聖皇太后

孝宗曰壽皇聖帝原本作壽聖皇帝蓋得寫倒誤今改正

詔職事官輪對

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首上三奏其一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其二言省燕飲節用度親正人勤省覽其三言民力之困莫甚于此時蓋所取者皆祖宗時所未嘗有而作俑于後來所用者皆循習承平積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願先以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為本然後明詔大臣裁度經費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

釐正之然後使版曹會一歲之入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曉財賦者使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疏出四方盛傳而湜亦出為浙東提舉明年夏湜還朝趙汝愚得政驟擢為從官何澹再入首劾罷之湜所陳惟寬卹民力一章丞相留正嘗命中司版曹檢正都司置局同共稽考先是孝荆左藏封樁庫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以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湜為勅令所刪定官因轉對為孝宗力言之時十三年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

百八十六萬餘兩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緡常五六百萬至是湜又言之後亦未嘗聞有所施行云

三月左補闕薛叔似遷將作監右拾遺許及之遷軍器監

于是遺補之官又廢

五月左丞相周必大罷

必大與留正並相議論素不相合上受禪之初必大已有罷意時羅點以奉常兼修注上密遣訪可為言事官者點薦朝士葉適等八人皆意向與周必大類

者由是不果用于是謝諤自左諫議遷中丞何澹自
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澹初與必大厚為司業二年
不遷殊快快正既相白用為祭酒故德之至是首上
疏攻必大必大求去再請而遂罷故必大第二狀中
有右揆賢德中外具瞻之語蓋謂是也初罷除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諤以不論列之故改權工部尚書
而范處義自新知滁州改殿中侍御史必大方懇辭
除職典藩之命澹又論之處義亦助其說于是內批
免朝辭與在外宮觀諤亦以雜學士出守泉州 上
受禪潛藩惟恭榮二郡皆在蜀中是年類省試京鏜

帥蜀乃命三舉終場不更名人皆赴倍省額三十二
人而取一人凡得二十六人議者以為濫因請廷試
入四等者乃賜第餘但文學出身云 先月是椿錢
大為民害高宗嘗諭秦檜令盡罷之不果乾道中始
減廣德軍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萬二千緡上
即位以月椿有數額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戶部
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斟酌施行以寬民力是年
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
六萬五千緡有奇云

詔改明年元

初孝宗即位改元隆興其說以為務隆興之政及學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義非初意也上之繼統也將紹淳熙之政遂以紹熙紀元猶隆興意爾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為義亦非初意矣

紹熙元年庚戌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

御史臺彈奏格本淳熙所定凡三百五條至是劉光祖為御史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以奏乞付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

詔遵孝宗典章法度

聖旨恭惟壽皇聖帝臨御歲久典章法度粲若日星合令日厯所依隆興元年六月指揮類編成書當遵而行之仰稱付托之意

初以宗室知貢舉

紹興末孝宗有詔宗室不許注學官乾道中師烜廷試中甲科自言于上于是許注甲科淳熙中既詔宗室省試十人取一吏部尚書周必大乃請許充學官及考試從之至是遂命趙汝愚知貢舉而外郎至今不差試官蓋有司循習之過也

是春右丞相留正請建儲

因奏事密以建儲為言逾月又請上曰少徐議之
貶姜特立

上受禪特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得幸特立除
知閣門事留正為右揆適亞參尚闕特立忽見正曰
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擇
一人執政二尚書孰先明日正奏之且論其招權
納賄之狀上大怒罷特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而葉尋為劉光祖所劾除職補外 此事不得其
歲月以今攷之當在劉光祖未罷言職之前故附見
于此

夏五月親試舉人

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新進
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孝宗嘗諭大臣欲令文士能
射御武臣知詩書二年詹曠榜上特御射殿引曠以
下按射翌日引第五甲及特奏名皆具襴笏入殿起
居易戎服射射訖乃退正奏名中的中帖上塚者推
恩有差時奏名五等人射合格者與文學其它例賜
束帛凡用絹三十四匹云是年留正奏言射以觀德既
不合格而復賜之帛則似無謂此例可削去亦省費
之一端上從之

罷劉光祖言職

先是光祖為四川制置司參議官以餘干趙丞相薦召過池陽謝深甫以江東提舉常平被旨入覲遇諸塗深甫頗以臺諫自負既而二人同入見朝退深甫謂光祖曰公作諫官矣光祖問其故答曰行自知之少頃乃聞薛叔似許及之改除將作軍器兩監二人時為遺補也已而深甫除戶部員外郎光祖除軍器少監何澹時以權兵部侍郎出便使還除右諫議大夫澹首上疏論丞相周必大併擊馮傳之罷之光祖與澹舊在館中相厚善嘗旅過澹曰近日之

事可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光祖有短見近歲一宰相去位所引之士斥逐殆盡班列為之一空周相之門多佳士安得如許人代之望公加意此澹曰馮傳之乃澹所敬但今日之舉蓋有所謂陳益之周相門下士澹舊與之同在兩舉不欲明言姑以此警之耳光祖曰光祖所言泛論列耳非止傳之一人也傳之時為宗正丞益之名謙時為樞密院編修官先已不自安遂乞添差通判江州以出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人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屏人語及時事光祖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

譙之謂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之入便閣有數客在
焉光祖顧視則皆姜譙之徒始悟澹蓋謾諾耳無益
也是年春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
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坐席
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
常日為大諫所言者今則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
祖曰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為之恍惚日餌定志
丸他可知也未幾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孫
璫吳端事忤旨出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澹遷御史
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吳端者舊以巫醫為業上在儲
邸壽皇有疾國醫不能愈端療治有功慈懿皇后德
之既受禪擢閣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三上
疏論之不報給事亦封還勅黃上以御筆諭止之二
人皆聽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渝分干請而使給諫
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綱紀褻主權是一日而三失
也疏入上命大臣令都司諭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
樂先是光祖監視拆號差誤士人姓名既舉覺放罪
矣至是乃用前事徙光祖為太府少卿由此遂出
是夏蠲減無窠名版帳錢

時東南月椿錢歲為緡錢猶三百八十餘萬又有版

帳錢者軍興後諸邑皆有之而浙中為尤甚議者請
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
劉侯守岳陽會四縣版帳之額為二萬一千餘緡而
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逢叔漕判薛叔
似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
矣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是年四月朱熹守漳州
亦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七千餘緡及蠲減本州
無額經總制錢四千餘緡

秋八月詔造新厯

去年十一月承節郎趙渙言淳熙厯今歲冬至後天

一辰詔禮部侍郎李燾著作佐郎鄧驛秘書丞黃艾
校書郎王叔簡同驗視是月庚戌遂命同判局劉孝
榮改造新厯孝榮乞與吳澤荆大聲同造明年正月
甲寅厯成詔以會元為名

冬十月改左藏西上庫為封樁下庫

仍隸戶部 此即左藏南庫也高宗朝為御前樁管
激賞庫隸御前孝宗即位改名南庫淳熙末始併歸
戶部已而蔣芾奏南庫撥歸戶部于今二年而庫名
尚存官吏如故乞併罷孝宗曰若盡廢庫名出入必
釁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為名于是諸路歲發南庫窠

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至是改稱封樁
下庫焉

是冬減廣西五州鹽數

淳熙未壽皇以鈔鹽事竄詹儀之除高雷化欽廉
五州賣二分鹽外令官般官賣如故餘鹽令東路歲
賣七萬五千籬至是上用廣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頗
損五州鹽直鹽數又用廣東提舉劉坦之之請減鈔
鹽一萬籬戶部奏如是則暗失經費六萬三千餘緡
上皆不之靳也明年秋廣東復言六萬五千籬猶有
未售者乃又減五千籬蓋廣東潮惠南恩三州既自
產鹽而官復般賣由是徃徃計口抑售于民自紹熙
以後朝廷暗損經費十萬緡而科抑少減矣

命監司帥守舉人才

國朝薦舉之目自京職官至令錄其來遠矣元祐初
司馬公始奏設文武十科以貢士其後又有舉將帥
廉吏所知合舊陞陟自代等科凡十有一是冬又詔
監司帥守滿任造朝陞對之際許薦所部人才一二
人如無聽閔文武高下皆無所拘其後三年間在外
被薦者八九百人朝廷不能盡用但令中書省籍記
姓名而已四年冬乃命帥守監司毋得獨負薦士

命漳州行經界

後不克行 自紹興經界後久之諸道經界圖籍多散佚吏緣為姦淳熙八年閏三月新知江陰軍王師古言于朝詔漕臣督州縣補葺八月諫官葛邲言其擾民乃止初紹興之經界也漳泉汀三郡以何白旗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止不行然漳泉富饒未見其病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因有計口科鹽之事一斤之鹽至出數斤之直論者患之淳熙十四年四月福建轉運判官王回代還入見言其病不

專在鹽請先行經界壽皇是其言以回為戶部右曹即官往汀州措置未至官有武臣提刑言其不便遂止之是歲朱熹守漳州復以三州經界為請熹初為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到任會臣僚有奏請行于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于州適與熹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至以至方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不行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行之慮一大略以為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單弱困苦無能之人

故雖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辯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寔私意而善為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則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是冬得旨本州先行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熹益講究異嗣歲可行而寓公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皆不便為異論以搖之後遂有進狀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不行卒如所料云

嚴賊吏連坐法

保任京官犯賊連坐舊制也然近歲未有舉行之者淳熙初錢叅政良臣以其所舉者賄敗上疏自劾詔特鐫三官吏部因以他舉官名聞皆坐降秩紹熙初前相趙雄所舉以賊抵罪用故事當削三秩而雄時為使相若降三秩則應落衮鉞為銀青光祿大夫朝廷難之于是自衛國公降封益川郡公削其食戶二千而已其後周必大連坐亦自益國公降封滎陽郡公盖用雄例云

湖北會子初行兩界

湖北會子者隆興元年秋總領王珣始創造謂之直

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俊帥荆南以為不可通行于諸路乞令戶部印五十萬緡兌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止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又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而總領周嗣武言自來鹽商無回貨率以會子市茶引而東今會子通行則茶引不售軍食必闕遂寢之十一年始通行于京西路紹熙初梁總為京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百六十二萬緡遂亦造兩界焉每界二百七十萬緡總為五百四十萬緡以上二條亦不得其歲月姑附元年之末

兩朝綱目備要卷二

光宗

紹熙二年辛亥春正月詔修紹熙會計錄

辛未丁丑兩次降旨 先是秘書郎鄭湜轉對為上言今黃老之宮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護之兵多于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半于正額外庭百執之費不足當閣門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趙彥逾為戶部侍郎因請稽考內外財賦置紹熙會計錄俟見大

概之後命戶部宰屬同共詳議而一二大臣公心協
意為之斟酌以其所減捐以予民遂命戶書葉翥中
執法何澹等與彥逾同為之未幾澹丁內艱去官後
亦未聞有所減也

詔稽考裁節浮費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
以百萬計版曹但照數除破耳雖有歲終比部驅磨
之令然郎官第赴內東門司終日危坐而數璫與數
盪自為會計郎官不得預畢事則卷牘尾示之俾書
名而已是年春議者以為濫予橫賜無以搏節請自

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為中
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詔葉翥趙彥逾何
澹同稽考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夏四月初命任子簾試

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
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舊去年八月司業計
衡又奏乞中選人就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
許參選至是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并恩
科人便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黃
內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律義自不須更簾

試大臣進呈上曰簾試以革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也 明年八月謝深甫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今即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

復置詳定勅令局

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置詳定勅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刪修官三員然未有所進也慶元四年後次第修進

五月屏太學生余古

淳熙末復置補闕拾遺以薛叔似許及之充上即位薛許遷將作軍器監併其官罷之謝諤為御史中丞言其不可旋亦罷自是近臣罕進言者至是古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自即位以來星見丹雘當思付託之重朝夕勉維求治之道為急間者側聞宴遊無度聲樂不絕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宮殿已歷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亭不輟興作深為陛下不取也甚者奏胡戎樂習厥節舞乃使幸臣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節以怪巾拖之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

亡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不能謹厥初哉
自古宦官敗國脩載方冊臣觀宦者之盛莫如方今
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盖自副將
而至殿步帥各為高價不問勞績過犯驍勇怯弱但
如價納賄則特旨專除故將帥率皆貪刻軍士無不
饑寒兵器朽鈍士馬羸瘠未嘗過而問焉設有緩急
計將安出此為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
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蘓味道滿朝皆小人也求海
內不盜賊民生不塗炭日月不食水旱不作可得
乎臣不望陛下如舜之茅茨禹之菲惡但願陛下無

池其酒而林其肉玉其臺而瓊其室無聽亡國之音
無視傾城之色陛下誠能以漢文帝為法唐莊宗為
戒即乞昭示詔旨嚴不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
凡俳優觝戲皆放而為民美女麗人自今日而無獻
宴開以時酒進以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旨惟侍膳羞
奉湯藥備灑掃之外有以文武官姓名賢否聞者坐
以重罪有直以差遣遷除奏聞者戮于市朝必罰無
赦佞倖悉去忠良並進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黃
亦不可得也問安侍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無
為南面或鼓琴投壺習射以頤養神性享名教不窮

之樂固高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覽書震怒始議
特旨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古錢塘人云

是夏右丞相留正復請建儲

案本傳正改元即進左相
此尚稱右至四年冬始書

左丞相留正復
起視事與史異

上曰俟過宮與壽皇議之既而諭正壽皇聖意亦欲少緩
六院官復入雜壓

六院官者登聞檢鼓院監官各一員諸司諸軍糧料
院幹辦官各一員諸軍諸司審計司幹辦官各二員
官告院主管官二員都進奏院監官二員例以京官知縣
有政績者為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則繼即除員外

郎故恩數略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然自紹興已來
六院彌重號為察官之儲矣淳熙初龔茂良秉政其
內弟林宓幹辦審計司遇郊恩而林尚京秩茂良乃
白上以六院官班寺監丞之上林用是得封贈父母
茂良後為謝廓然所攻此其一事也至是始復入雜
壓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六院官皆
得轉對但不入品耳

秋九月寬四川改官法

制帥京鏜以京官知縣闕人為詞奏乞增放散員數
朝廷難之然自後或非時覃恩或制司奏請則必遞

趨一年開禧三年吳玠為宣諭使又請侍班人不俟
改官一面注擬從之後三年議者以為不然乃復舊
制

是秋中丞何澹以憂罷

澹有所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既又上疏言不逮
事請下臺諫給舍議之太學生喬禧朱九成黃會卿
移書責澹曰竊謂人之大倫莫重于父母禮有出繼
其服雖異而鍾于天性者未嘗不同也故所承父母
則三年終喪而所生父母則心喪三年閤下自長成
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繫者也若夫進退

去就亦自有義存焉此閤下之所素講豈一介小生
得以進說于其間今閤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
于朝欲解官持喪太學諸生莫不義之繼聞上疏稱
解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關然雖愚者亦以為駭夫
禮經所謂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非謂無恩于先祖也蓋逮事父母則親聞
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
言所嘗諱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慤
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
祖矣何逮事之拘乎今閤下引此以附逮事不逮

事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謂逮事父母則從父母之言今閤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乎若從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則閤下亦當從而為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閤下之志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為所生之繼母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繼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為人子者尚忍言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為正而繼之者為不正是閤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而非天理之公也非人倫之正也閤下為天子耳目之官將以

厚人倫正風俗正宜致辨于此又聞再入奏疏欲下給舍臺諫議之夫朝廷專設奉常此儀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儀禮所由出之地以定禮文不公諸侍從朝列以集議獨以臺諫同列之官給舍表裏之班而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且閤下今居要路去政府為咫尺或者將逢迎希合以為禮之不當去欲為它日進身之階則誤閤下之事大矣閤下平時所行所為亦無玷者獨為大節有所未明此尤愚之所未信也又恐或者必有泊亂聰明妄引邪說使閤下遲疑不決以取謗于天下此愚所以惓惓忘其僭越欲閤下

一聽之也雖然使閣下流涕感泣以所生之父為念特為所生繼母持喪以義起禮扶持三綱慨然辭位于朝以歸而他日朝守之間徐以國家為念起復召還以副所望此豈非閣下之盛德事乎時澹方待命六和塔得書遂去官四年冬以終喪召未至除煥章閣直學士知明州慶元初趙汝愚既免相復召為御史中丞明年春遂執政矣

冬十一月壬申冬至郊

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云
上不豫

紹熙三年

壬子春正月御內朝

以疾未盡去故也

議朝重華宮不克行

上昉御內朝而疾未盡去於是重華溫清之禮與夫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其後上神思浸清宰輔百官至于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往往叩額引裾號泣而諫近臣黃裳尤褻羅點陳傅良孫逢吉諸生汪安仁程肖說林略鄭大年許諤陸景仁鄭萬其首也聖情開悟屢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都人始憂

三月定雜藝不許任子法

伶人胡永年者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 李心傳曰此等事非遇子直則他人必且倣行遂為弊法矣但永年本伶倫而官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曉

夏四月補童子吳綱官

案通考作吳剛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從事郎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益以壽聖親姪孫時改承

務即仍依初補法

是夏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秀安僖王者高宗兄行也名子偁太祖皇帝少子秦康惠王之五世孫王之第二子普安郡王是為孝宗紹興十三年王薨于秀州贈太子太師普安為皇太子加贈王太師追封秀王隆興元年始詔即園立廟如濮王例伯圭其長子也初以門蔭官歷任淳熙慶壽禮成拜安德軍節度使九年遷少保封滎陽郡王十五年遷少傅十六年上受禪遷少師始稱皇伯紹熙元年遷太保封嗣秀王至是乃拜太師本朝親王

生拜太師者五人真宗朝楚王元佐仁宗朝燕王元儼哲宗朝吳王顥欽宗朝燕王俣越王偲皆以父兄行乃得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于上為親伯父用優禮也寧宗朝除兩鎮節度使慶元中薨封崇王謚憲靖

復修蜀鹽舊法

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緡紹興二年秋趙開總計始變鹽法盡權之做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議其出入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十餘萬

斤素食貨志作千餘萬斤通考作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擔

又許增十斤勿筭以優之始趙開之立權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而已然鹽脉盈縮不常久之井戶月額不敷則官但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筭引法由是壞井戶既為商人所約因增其斤重以予之每擔有增百六十斤者又逃廢絕沒之井許增其額以承認小民利于得井每界遞增益課既益多遂不可售而引息土產之輸無從出由是刎縊相尋公私交病是夏趙汝愚為吏部尚書奏言趙開鹽法最為精密今多井戶鑿私井務以

斤重多寡相高故益日多價日賤而其法大壞乞下總領所參照舊法施行從之時楊輔總計因是遣官覈其虛額棧閉助筒二千有奇案食貨志云城都路素仰東川益神宗時轉運司止東益及閉卓筒為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舊法文獻通考亦云輔棧閉廢井又云蜀也若隆榮等十七州皆卓筒小井而已助字似誤申嚴合同場舊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益直由是頓昂嘉泰二年陳曄總計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自慶元後州縣及井戶稍舒而民始食貴益矣

增印兩淮會子

兩淮會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

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南八年秋以交子易壞始出行在會子收兌至是議者以淮上鉄錢多欲革其弊趙汝愚為吏部尚書與從官陳騷羅點謝深甫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百萬貫付兩路每貫准鉄錢七百七十淮東三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兌更不申展事下兩省臺諫議議者尤袤等以為可遂施行之其會子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許流轉至江池太常州建康鎮江府興國江陰軍界內行用應兩淮上供及戶部錢物並權發見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樁管而沿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

交子通融起發于江淮東西總領所椿管焉蓋自紹興辛巳二月以後至紹熙壬子八月以前行在湖北兩淮創行交會總為四千九百六十餘萬緡已敵蜀中之數矣

秋七月瀘州軍亂

瀘州饒雄等八指揮本都禁兵也宣和末朝廷遣戍其地號東土軍又有騎射營則州禁兵也溥熙未起居舍人王卿月知瀘州賜予甚厚每出近郊諸兵皆給例物軍士浸驕紹熙張孝芳代為帥欲矯其弊訓練無日又多役使之廩賜或有不時給者是月壬午

騎射卒張信等作亂晨入帥府殺孝芳及其家又殺節度推官杜羨駐泊兵馬監押安彥斌訓練官雷世

明

案世明後又作世忠必有一誤

軍校張明是日信擐甲坐閱武堂

召通判州事張恂安撫司屬官郭仲溥使作奏言孝芳罪狀于是信自稱第一將衣金紫出諭城中以術人黃叔豹為計議官分其兵為五十二隊同謀者五十二人為隊將皆有爵秩叔豹又為黃旗大書其上曰不叛聖主不殺良民時張明之子昌勇藝為諸軍冠與軍士卞進陰謀討之癸未夜密以告恂甲申信即毬場大饗諸軍恂等皆與酒初行昌進擊殺信于

坐會者皆駭散進大呼曰不叛者從我諸軍唯唯從之因執殺造逆者二十餘人餘黨皆捕獲沉其妻子于江制置使京鏜聞變議調西兵千人討之行而信已誅乃遣鈐轄司屬官陳纘往瀘州措置纘故以武舉入官已而鎖廳及進士第纘距瀘州未十里留不行既則械逆黨孫成凌遲于午門之外黃叔豹等三十三人皆就戮聚其首以為京觀設孝芳位于午門之右割孫成心腑以祭之而已先是提點刑獄王齊輿當攝帥事至果州疑不進及逆徒盡死齊輿始來盡屏瀘人悉以潼川兵自衛事聞有旨制置司隨宜

區處潼川夔川兩路監帥司趙鞏張激母邱恪王齊輿劉光祖上連下接密作閹防母致走透時事已平鏜奏孝芳死狀且上恂等功未報鏜赴召煥章閣直學士邱密奏言孝芳被禍至此雖亦有以自取若不稍加贈恤則於事體有闕欲望量賜贈官或官其子若孫一人足彰恩閔又得名正體順詔贈孝芳官三等錄子孫二人令總領所制置司應辦葬事密又言軍士嘗訴于提刑司王齊輿謾不省及攝帥畏避不行張恂及郭仲溥兵未亂前月餘已軟血神祠結約仲溥不能知且與恂為叛黨所脅作奏又縱其餘黨

不誅時齊輿已徙江東提刑有旨與恂等皆罷仲溥
仍降三資美贈二官與一子文學彥斌贈三官世忠
贈一官各官其一子張明贈承信郎昌補秉義郎與
監押差遣進補保義郎同謀者二十二人皆校副尉
其年十一月也即金州起前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
知州事棣至瀘與制置司論不合乞祠去明年夏詔
棣與外祠命未至州六月會病卒乃命寶文閣直學
士章森代為帥又下鐘奏命制置監司議移提刑司于瀘以
鎮之既而皆不行命寶文閣待制吳總知州事慶元
初鐘為右相乃奏恂調護功除秘閣知石泉軍召齊

輿為倉部員外郎仲溥後亦改京官知綿州而卒

治擅輿罪

張信之亂京鐘帥蜀調瀘川所屯御前後軍數百往
討之興元都統制吳挺劾制司擅發兵密院葛邲陳
駁胡紘進呈得旨令制司具析命下而鐘已去邲密
入蜀即奏以為三屯遠在西比兵權節制必寄之宣
制司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狃于陵夷反謂制司擅
興違戾至此豈不大失本意乞下戎司具析仍責令
遵守舊制三屯頗嚴憚焉密所謂狃于陵夷蓋專指
挺也

是歲蠲減蜀中重額錢

四川經總制錢額理五百四十餘萬緡其一百三十一萬緡贍軍一百三十四萬緡應副湖廣總領所一百六十九緡上供六萬餘緡諸郡支用上初受禪因少監劉光祖之請損湖廣三年錢四百六萬八千緡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然四路憲司歲歲撥湖廣錢實止六十萬緡而已又以買物價計之折閱中半僅為三十萬緡楊輔時總蜀計又撙節三十萬緡以益之自紹熙癸丑以後對減九十萬緡之數遂以為常迄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霑減放之恩無

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緡上之施博矣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更陞差將校法

詔江上諸軍陞差統制至準備將者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

慶元三年二月詔今陞差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軍處守臣審覈保明申密院紹熙指揮勿行

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紹興中高宗嘗諭趙鼎曰唐用宗室為宰相本朝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久之因執政進擬又諭秦檜曰宗室賢者如寺監秘書省皆可

以處之祖宗不用宗室為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
從而止然是時宗室侍從亦未有卓然可稱者逮乾
道初汝愚以廷策冠天下已而趙彥中復舉博學宏
詞中選一時皇族尤號得人至是樞府有闕壽皇欲
用汝愚既出命矣察院汪義端有言高宗聖訓不用
宗室以為宰執疏留中不出汝愚家居力辭疏至十
上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黼案黃黼汝愚傳
載此語黃黼未嘗為給事中也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
愛民至誠懇懇出於天性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者義端識見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備朝列義

端由此補郡汝愚猶不拜上謀於壽星遂命宰執召
當筆學士申諭聖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折秦檜之姦
謀故荅詔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蓋有為而言况我
壽皇之疇咨欲播告於衆蓋為是也汝愚乃受命是
時大臣恭謝者多不得對壽皇欲見汝愚乃因葛邲
等入謝相繼宣引後二十餘日汝愚始入謝壽皇曰
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
奏議甚善朕嘗觀此書可與資治通鑑並行踰年以
定策功拜集賢相汝愚援高宗聖訓力丐免上許焉
未幾留正奉祠汝愚卒為相才數月而為正言李沐

所擊去位復名義端為中書舍人吳宗旦為詞有曰
烏府彈文副墨行於蠻貊蓋謂此也汝愚之再相也
御札賜詞臣樓鑰有度越拘牽不膠者卓之語及汝
愚貶永義端適當制首引劉屈氂李林甫事以為言
蓋申前日之論而俾來者不敢復拜焉時趙彥逾守
蜀衆因以定策之功歸之然但累遷資政殿學士奉
祠而已不復除執政矣 汝愚之未召也揚王休為
成都路提刑時張縝守漢州甚失士民之譽王休按
治之汝愚素與縝厚格其章不下王休言不已乃除
縝直秘閣奉祠縝聞命久不去王休怒坐郵吏印書

狀報之縝荅以未受堂帖為詞卒不去王休不勝其
憤明年明堂王休應任子汝愚已得政謂其按發不
當格不行慶元初王休入朝自訴有旨給還王休後
累遷禮部侍郎

定薦舉改官法

趙汝愚之帥蜀也嘗建言舊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
皆以三考為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於三考之外未
罷竒零日內輒敢依傍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過覃
恩盡行補轉若一併許於二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
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預得為他日計而孤寒安分

廉耻自将者欲脱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将選人一例
許與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妨寒
畷之路不報上即位汝愚入政府乃舉行之又詔未
成考人不以罪去者於後任轉成三考聽舉改官初
任未成考者勿聽著為令

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

上在儲邸武臣姜特立主春坊及即位除知閤門事
時立麗水人以父死事得官頗能詩士大夫或稱之
淳熙中趙汝愚為閩師特立為福建路兵馬副都監
海賊犯閩中特立以一舟先進遂獲之孝宗以為才

召為閤門舍人未幾同春坊事紹熙初留正為右相
論其招權納賄之狀詔與外祠時周廷策有云陛
下近逐一讒諂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卷舌之星
為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此何求而不
得者謂特立也至是除特立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又
召赴闕賜裝錢二千緡正復上疏言唐憲宗將用李
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及召承璀還先罷絳
相本朝名臣范祖禹作唐鑑言二人不可並立于朝
此書屢經聖覽今特立召用臣合罷相與李絳一同
不報給事中謝深甫復劾之上批朕閱其舊臣無辜

而去特與贖行汝愚在樞筦亦以為言上不許六月
己巳正又言臣與特立理難並立于朝乞早賜處分
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時正已待罪六
和塔上亦不復宣召也久之正復繳還上前後所賜
賚及出身以來告勅且上奏自叙嘗陪侍儲邸及翊
輔初政乞保終始詞指甚哀不報正累不得命乃復
待罪于范村之佛寺奏乞歸田里不許又請住給廩
祿詔權行住支頃之百官啟建重明節于明慶寺正
請就范村詔從其請九月丁卯百官上壽紫宸殿詔
以右相葛邲為班首而正自立少保班上壽班退復

還范村待罪始正之出國門也諫官章穎以劄子留
之陳傅良為起居郎請直前奏事上諭閣門止勿進
時上以疾不過重華宮已數月從官數以為言十一
月上既朝重華宮庚辰特遣右司郎官徐誼召正于
城外辛巳正始入朝復赴都堂視事是行也正待罪
凡百四十餘日云命特立仍為浙東總管于是竟不
召寧宗登極遷和州防禦使慶元元年冬復引疾奉
祠嘉泰元年春拜寧遠軍節度使時年七十七矣
特立有詩數千篇楊廷秀序之號梅山集

親試舉人

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聽親進士致仕

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蓋異數也

是秋錄先聖後

衍聖公孔子後也歷代皆有封元祐中加賜田百畝紹興中衍聖公孔玠避難渡江高宗以林廟隔絕八年夏以衢州田五頃賜之二十四年玠卒復以其子播為右承務郎襲爵奉祠事淳熙中入侍擢建昌守

久之坐妄用庫金貶秩遂不復用焉紹熙初播累遷至朝散大夫未幾卒至是詔以子文遠為承奉郎封衍聖公今其族人間有登進士第者

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宮

左丞相留正復視事

按據前留正待罪目內此事在十一月辛巳今併繫之戊寅下蓋原本誤晚日也

十二月甲午朔詔測驗天文

布衣人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景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陳得一劉孝榮所造四歷皆未嘗測影止是寫擬分數所以

後天乞將修內司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時朝廷多事未暇治厯也

以朱熹為湖南安撫知潭州

是冬使人自金回金人問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回白廟堂遂有是除先是朝廷除熹師廣西不就于是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踰年乃拜命

是冬更獨員薦士法

紹熙初命帥守監司薦所部人才既而濫薦者多言者謂今被荐者猥衆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衆而難從其間縱有賢才不免與僥倖者併棄請條約之

乃詔師守監司自今毋得獨員荐士

兩朝綱目備要卷三

光宗

紹熙五年甲寅春三月壽皇不豫
夏四月朱熹始拜命赴潭州

五月至鎮

五月壽皇疾寢棘

上不能視疾人情益懼

戊寅赦天下

以壽皇服藥故

甲申皇子嘉王過重華宮

王府贊讀黃由乞令王過宮問疾辛巳上奏未報講
官彭龜年沈有開繼有請甲申省劄下許之內侍都
監王德謙堅請覆奏王斥其說遂行至重華宮壽皇
為之感動

六月丁酉夜壽皇崩于重華宮

上猶未能出嘉王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訛言靡所
不至戊戌宰執奏事退太皇太后御劄付宰執日
下是宰執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辛丑左丞相留正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參知政事陳騏同知樞密院事
余端禮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畢退聚重華殿廬議

成服典故端禮引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
附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
聽就內中成服壬寅正汝愚請太后垂簾奏事不許
丁未留正等請立太子

是日宰執劄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
早正儲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劄子御批云甚好乙
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云歷
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始惧丙辰再擬入御批
可只今施行巳未宰執再奏乞面奉處分晚付出封
題稍異正不啟封付之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輒

啟封正視牘尾色憂始密為去計

是夏利州西路帥吳挺卒

虞允文丞相既沒朝廷復命挺為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利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是夏卒于軍于是楊輔以總領財賦先事白朝廷乞擇重臣鎮蜀乃以邛窋為制置使窋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臣闕以轉運使推至是楊虞仲為利漕窋欲重其事乃乞令輔往興州攝帥上許焉輔以為朝臣出使非制閫所當令不欲行而窋以聖旨移文輔重傷其意即

請虞仲權州事而已遙領安撫事未幾并以邛送虞仲就權人以為得體先是吳之季歲關外群盜縱橫皆縱而不治虞仲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驚服挺之死也上已屬疾不之信趙汝愚在樞筥用邛楊之議更遣張詔代之人服其遠識

革兩川牒試弊

牒試者舊制以守倅及考試官同異姓有服親大功已上婚姻之家與守倅門客皆引嫌赴本路轉運司別試若帥臣部使者親屬門客則赴隣路率七人而取一人紹興後牒試猥多東西兩川尤甚議者以為

濫于是成都路以八十三人潼川路以八十人為額
然此弊特兩川為然若夔利路與東南諸漕司則解
額不過三數人而已是夏王漑自成都轉運判官
官召還入見極言兩路冒親詭貫之弊乞各存十人
外均與本路諸州從之仍各以二十人為額印密時
為制置使復請每路止存十二人若就試者少則以
二十人而取一人奏可舊例命官鎖印赴漕試者與
避親舉人同試王巽澤為益漕始令分場以草假手
之弊于是四蜀皆然

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逃歸

是日大祥正以五更入奏致其任易肩輿出城去人
情益懼 正之未達也有善軌草者推其行年至甲
寅年乃為兔伏草鷄自焚之象殆莫可曉及是仍以
為憂私謂所請曰主上外生吾酉生伏草自焚其兆
已見矣遂定逃歸之計

甲子皇子嘉王即帝位

是月辛酉留正朝臨仆于地都人大駭工部尚書趙
彥適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告以翊戴之議遣中郎將
范仲壬案宋史彥適傳作范任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時事艱
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

人起立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汝愚知
不可遂請彥適往見杲 諭旨彥適謂杲曰彥適與
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專在太尉杲
未及言彥適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
適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答即西府有問何
以復之耶杲徐曰致意樞密願鈞旨然後定汝愚心
太皇太后深以宗社為憂將白事焉而難其人有
知閣門事韓侂胄者太皇女弟之子也素善慈福宮
內侍張宗尹而與溫人蔡必勝同在閣門必勝因其
里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

令侂胄以內禪事附宗尹入奏太皇素簡嚴無他語
令諭汝愚耐煩而已癸亥侂胄再往不獲命遂巡欲
退重華宮內侍閔禮問知其謀入白太皇言與淚俱
太皇戲頰久之曰事順則可更切仔細禮遂簡侂胄
以來日壽皇梓官前垂簾引執政時日已過午矣汝
愚乃以諭參政陳騏同知余端禮閔禮又使所親閔

門宣贊舍人傅昌期

案趙汝愚傳傅昌期作傅昌朝

密製黃袍時王

在嘉邸殊不知且方以疾在告汝愚簡宮寮彭龜年
云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禪祭杲與步帥王仲
先

案趙汝愚傳作步帥閻仲夜

分兵衛南北內太皇太后垂簾

命閔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皇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皇覽畢云甚善太皇勸上即位上固辭且顧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閔禮等以黃袍被上上拒却不受汝愚等固以請端禮之言无力上揮涕勉受遂即皇帝位于東楹之素幄次行禫祭禮都人聞之始奠枕矣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洵洵襄陽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為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遽位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詔建泰安宮

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 尋詔五日一朝百官月兩朝後又詔以時方秋暑宜用唐武德貞觀故事太上皇帝未湏移御其即以寢殿為泰安宮 是歲改泰安宮為壽康宮

乙丑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

太皇太后降旨

丙寅赦天下

常赦所不原者皆除之百官進秩一等賞諸軍赦
文有曰冲懷每念于退閑親翰嘗頒于近輔盖用上
皇御批八字意也明年用李壁奏命繳御劄八字付
史館

丁卯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

上既立趙汝愚奏遣中使禮請之上遣內侍二員分
水陸路宣押赴都堂治事叔椿請議其棄國之罰乃

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或以留趙二公處變不
同問于范仲黼即中者仲黼曰趙丞相同姓之卿也
留丞相異姓之卿也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問者不能

詰

戊辰詔求言

略曰朕猥以冲人嗣膺大寶涉道尚淺何以周知群
下之情燭理未明何以裁決萬機之務思欲圖入莫
先求言惟祖宗二百年之基既艱於負荷矧中外億
兆人之衆尤重於撫綏聿懷置噐之安深切履承之
惧固當咨詢故老夢想幽人罔間邇遐咸伸播告冒

臆隱約爾其無愛於肆言利害罷行朕欲深求於成
效事閔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寔何先安民之務何
急母憚大吏母諱眇躬儻有補於國家當優加於賞
賚導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
道咨爾多士體予至懷

以章穎為侍御史黃艾為左司諫

鄭湜使金

范仲壬副之告登位也

己巳趙汝愚兼參知政事

仍知樞密院事

庚午召朱熹

自湖南安撫知潭州召赴行在奏事上在藩邸聞熹

明德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酋加召用熹辭

孝宗之上僊也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熹益

惧遂申省乞歸田里不允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

不應以小嫌廢彝倫其言切直會寧宗即位不果上

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

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鄉之功裳謝因進曰

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

人乃可光宗問為誰以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諱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
嘉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熹
之說如何蓋傾心已久故即位首加迅召皆出上意
也

辛未以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
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

乙亥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辭不拜

陳騏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仍兼同知樞密院
事

賜前宰執侍從詔

訪以得失

丙子大風

戊寅以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

錄定策之功也上知立也知閣門事韓侂胄有力焉
侂胄魏王琦曾孫神宗女齊國長公主孫也自孝宗
時已知閣門事趙汝愚將定策侂胄往來慈福與其
謀及即位推恩定策臣汝愚曰我與趙尚書皆宗臣
而韓知閣乃右戚各不言功惟爪牙之臣所當推賞
乃先拜殿副郭杲為節度使

庚辰上率群臣拜表于泰安宮

辛巳趙汝愚為樞密使

以力辭右丞相故也

壬午貶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

從侍御史章穎之劾也詔林億年陳源與在外宮觀

楊舜卿與在京宮觀尋罷之億年常州源撫州並居

住孝宗朝陳源嘗被罪斥逐光宗即位源復召還

紹熙四年除內侍省押班時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

源數離間上即位貶撫州慶元元年五月移處州二

年上始得子七月源以恩許自便不得入國門給事

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而義端亦出知鎮江府

二年夏始聽自便云

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

錄定策功也

癸未余端禮辭兼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看詳封事

詔兩省官看詳具要切者以聞

戊子詔石官輪對

日輪一員面對

己丑朔安定郡王子濤薨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便殿聽政

癸巳除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疾速前來供職 告詞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闕
經帟詳延學士眷儒臣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
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
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
以邇英之命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
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
士論直日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

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傳于長沙自當
接以前席黃由行 熹發長沙且行且辭大略云陛
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偉
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于博延儒臣專意誦學蓋
將求所以深得親惟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
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蓋熹在道聞泰安朝禮
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有是言 熹行至信州聞
以內批逐首相留正有憂色學者問其故熹曰大臣
進退亦當存其體貌或曰此蓋廟堂之意熹曰何不
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

耶至六和塔永嘉諸賢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熹曰
彼方為几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是時近習用
事御筆指揮皆有其漸故熹憂之

甲午增置講讀官

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為之

丁酉詔以生日為天佑節

尋又改為瑞慶節

辛丑詔諸道舉廉吏糾汚吏

詔曰朕惟庶吏民之表而為國之蠹民之病者莫
汚吏若也不有誅賞疇示勸懲繼自今諸道司刺

舉之官于都邑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汚必糾毋憚
大吏毋縱私昵賞不爾斲罰不爾私其令利稱民安
副朕意焉

己亥上率群臣朝泰安宮

壬寅賜講讀官詔

戒其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皇弟柄進封徐國公

柄孝宗之孫也孝宗凡三子五孫莊文太子下曰豫
國公挺魏惠憲王下曰左千牛衛大將軍攄次即柄
也光宗下曰保寧軍節度使挺次即寧宗也挺攄

挺皆早卒柄慶元初封吳興郡王

乙巳詔晚講官坐講

尋罷之

初議祧宣祖廟

禮部侍郎許及之等請祧宣祖廟祔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詔侍從禮官集議是年趙汝愚秉政遂併祧僖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力爭不聽

丁未議賑諸路水旱

命三省條畫賑恤

乙卯加封安南國王

李龍翰加恩忠功臣

戒廣南鹽額

歲十萬緡

章穎黃艾罷言職

謝深甫為御史中丞

深甫韓侂胄之黨也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趙汝愚抑之有怨言簽書羅點慰解之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疎直不虞其姦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騏忽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

臺愿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深甫
御史中丞蓋侂胄與騷合謀已久汝愚未之覺爾
黃度為右正言

自監察御史遷度在言路未幾欲論韓侂胄之姦侂
胄知之以內批出去

丙辰留正罷

以內批罷之于是朱熹赴召至信州聞之有憂色
未幾諫議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落正觀文
大學士

復命趙汝愚為右丞相

詔近臣舉才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
者二人

九月辛酉劉光祖為起居舍人

丁卯劉德秀為監察御史

時趙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兩人諸
公舉吳獵者最多名在其首游仲鴻次之德秀為大
理寺主簿與侂胄深交侂胄乃諭中司令薦德秀因
以內批令兼用中司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吳獵並除
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一時善類排斥
也

無餘蓋十餘年而後定云

庚午羅點卒

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

上以孝宗之喪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命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親祀明堂

赦天下

趙汝愚為政首裁抑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來人主登極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間有關守臣而以幕職班行攝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司馬公時知諫院嘗以為言不聽上受禪肆責汝愚因

進熟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內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遞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凶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得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于黃牒前云二事皆前所未有也壬申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鏜亦韓侂胄之黨故擢用之于是陳傅良吳獵劉光祖等咸先後斥去群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衣冠之

禍自此始矣

壬午黃裳卒

裳與羅點相繼徂謝而趙汝愚之勢益張

甲申韓侂胄為宜州觀察使

詔侂胄歷仕三朝倫宣忠力可特遷二官蓋將以為承宣使也侂胄自負有定策功覬覦節鉞意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遷一官于是怨趙汝愚益深矣

冬十月辛卯銓量四川諸州守臣

故事諸道守臣皆臨遣淳熙末孝宗以嶺蜀道遠始詔川廣知州軍見居川廣合闕到半年前奏事人及

係見闕處去並令詣本路轉運司稟事仰漕臣精加銓量人才委堪任使非昏繆老病之人結罪保明申尚書省然諸道罕嘗舉行至是言者論漕司之權比制司為輕而其責亦不若制司之重權輕則不敢多有所廢黜責輕則不暇詳于顧計州縣不治職此之由請一付之制司權重則雖廢黜之多而有所不憚責重則顧計利害之深而不敢苟且如此則昏老病疾之人不得冒居而州縣無不治矣趙汝愚為政遂白行之其後數年議者不以為當嘉泰元年五月復有旨並赴闕朝辭會知合州郭公燮等數人代者皆

過滿帥臣劉德秀因請于朝乃復令制司銓量免奏事焉大抵川峽道遠守臣奏事者多以為勞若帥臣公心一意而無請託喜怒予奪之私則銓量為得矣是日朱熹奏事行宮便殿

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于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

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于上地變為之作于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賢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大勢屹然而大定亦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惟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寔之際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

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能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經可正大本可立矣至于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無一日而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寔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畧曰為學之

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盡敬而持志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目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芥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嘆其三略曰臣前任備位潭州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例于常賦之外多取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臣嘗與漕臣何異倫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其他州縣徃徃類此乞詔本路帥臣監司以

前日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裁減其四曰去冬湖北徭人侵擾邵州界分據守臣潘燾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已具奏乞賜施行欲乞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其五言修潭州城壁事

乙未以雷雨詔求言

詔曰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祇懼不遑寧處乃者陰陽繆盭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絲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其令侍從臺諫各條疏以聞 庚子以久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

兩浙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

辛丑蠲減苛征

減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蠲兩浙路丁絹身丁錢一年

雅州蠻寇邊

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夷也與碯門寨纔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盧里歲輸稅米百二十斛于碯門乾道間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碯門宣撫使王公明出榜碯門撫諭夷人聽命自是捐胡盧里之稅與之而沙平為夷人有矣至是元

嶺夷人因沙平以叛土兵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
命閉禁門者月餘夷人糧盡乃就降 是歲黎州蠻
戍失索畜卜亦入寇先是淳熙中吐蕃芎齊青羗欲
結連奴兒結寇邊奴兒結不從遂徙白水兩村老樺
渡河意欲歸漢官司慮奴兒結情為未定不聽于是
招集努兒結族黨犒賞醉以毒酒生縛努兒結蒙丹
足都捏三人檻送制司努兒結至雙流絕食而死
蒙丹足都捏遂留成都努兒結之弟三開者得諸羗
歡心銜兄之死聚深蕃諸族入寇時趙汝愚被命帥
蜀措置有方三開前後三次為官軍所敗制司又立

五千緡賞欲生縛之三開憂患嘔血而死其弟失落
盤出降許之孝宗謂汝愚有文武威風而知大體益
重之然三開雖死而努兒結之子戍失索猶在至是
有彌羌人悶苞至三衝寨與土丁趙阿閏相毆邂逅
殺之買馬官趙鼎惧生事以骨價錢償之悶苞之兄
畜卜戍失索聞之遂以努兒結等向來不得一錢為
詞聚衆入寇諸司調兵往援一方騷然蓋努兒結以
癸巳之春盜邊甲辰之秋歸漢乙巳之春被縛而三
開以丁未之秋復讎失落盤以戊申之夏納款戍失
索以乙卯之春再為報復之舉至戊午冬始降始終

凡三十六年云 或失索初入寇在此年而不得其
月日姑附見于此
是日命朱熹講大學

除待制兼侍講辭不允 熹尋奏云臣伏見近制每
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兩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
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係罷降月分陛下天性好
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欲乞今後除朔望
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
令逐日早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恐聖躬久坐不無
少勞却乞權往當日早講一次從之 閏月朔日進

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
主憂勤警戒之意丹書出自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上
曰近有人進入此書因命小黃門取示蓋黃庭堅所
書墨跡也 越三日晚講因奏曰臣所進講大學口
義不審曾經聖覽否上曰宮中無事常看又奏陛下
于臣妄說有所疑否上曰說得甚好無可疑又奏萬
幾事煩恐諱義卷軸大難于披覽欲寫成冊子進入
以便反覆觀考上欣然曰正欲與卿說作冊子來可
速進入久之未敢上因入諱上忽宣諭曰向日令卿
寫諱義冊子何久不進入奏曰未奉進止未敢遽上

上曰速進來初熹既寫成冊予欲點句讀而未敢啟
上忽曰可一就點成句來奏曰容遵稟進入既進上
一日諍畢奏曰臣所進諍義冊子必經聖覽上顧之
又奏不知于聖意如何上欣然曰者來緊要處只在
求放心耳熹頓首曰聖學高明宣諭極是老師宿儒
窮日竟月不曾見得此意說得此語陛下天縱生知
拈出此求放心話正是聖學要領願推之以見于寔
行不患不為堯舜之君也他日熹又奏言疏願陛下
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于玩經
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教召大臣如仁宗開天章

閣故事至于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
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
短長庶幾于天下之事各當其理矣熹每進諍務積
誠意以感動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諍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

命朱熹入史院

除兼寔錄院同修撰辭不克 閏月十一日初入院
時院中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
撰不相統攝熹議欲以事目分之須依次序編排各

具省末然後類聚成書方有條理檢討官不肯從
甲辰趣後省省詳封事

翌日朱熹上奏云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
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畏天省己之意竊見陛下登
極之初已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
復求言殆成虛語乞今後省官鎖宿者詳擇其善者
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
沈有開劉光祖者詳限十日聞奏

乙巳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

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 尋詔廟樂名曰

大倫之舞

詔建攢宮

於永思陵之東南以十一月乙卯權攢孝宗攢宮于
永阜陵紹興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卜
地權攢于會稽上皇村蓋便于修奉也及卜祐陵遂
就其側併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后繼從其
兆則迫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汝愚時守蜀手疏
論會稽攢宮淺薄可為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
論不從于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
愈卑矣孝宗將攢汝愚為樞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

永制寔居淺土蔽以三宮初期克復神京奉遷神駕
雖其志寔美而其事寔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
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寔禍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
荆大聲已下地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按行
使趙彥逾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汝愚乞改卜意欲
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正以為不然于是彥逾與
覆按使謝深甫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于新穴之東
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逢吉為覆按使
還言當少寔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久居喪
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

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
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先祖所草
也朱熹時在經筵復上議狀云竊惟至尊壽皇聖帝
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
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
無極而議論紛紛迄無定說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
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說而不博求名山以
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
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于墓猶欲其

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政使寔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自永安遷奉以來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若曰其法果驗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國音

矣又何言之少而凶之多耶臺使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抵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竊見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驍馬津遣赴關令于近甸庸行相視擇一最吉之處以奉神靈萬世

之安子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
十字者寔為至論臣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
聖聽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永泉沙礫之中
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疏入不
報其後卒定永阜攢陵于會稽汝愚請如故事建
靈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
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于赤山慈懿皇后則攢于南

山淨慈寺

丙午卻瑞慶節賀表

從朱熹之請也前一日晚闕報來日百官上表稱賀

熹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略云壽皇
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誦行賀禮觀此
闕失心寔未安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表
亦不收接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方垂法
萬世有旨卻賀表不受熹尋奏前日賀表雖蒙降出
而未降指揮令後合稱賀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
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

壬子曾三復使金

賀金國正旦也是後賀正旦使不復錄

是月詔建福寧殿

以舊東宮為之脩移御也朱熹彭龜年等請罷之

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

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絳輩辯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弁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

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翼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准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于祫祭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為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

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
禘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寔無益于太祖之尊而徒
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校強弱于寔寔之中
併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擯徬徨躑躅莫知所歸令人
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
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
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于治平不過數年神宗
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
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
之後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

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
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昭欽宗為穆
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
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
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
凡九世十二室貼黃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
說以為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
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
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
日天下基本盖出于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

立僖祖廟為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熹
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
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
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
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于公議故欲堅守二
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
攷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上于榻後取文書
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
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
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當祧壽皇即

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
可于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
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進
擬語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
時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惧其軋已
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遣汝愚書曰相公
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折祖
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
休錫美以永國祚于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
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為非所以

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
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
議初不相關不許及高宗案高宗已祔此當云光宗
蓋併記後事也原本有悞
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
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
祧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
殿者是也

辛未核實樁管錢

遣職事官二員核寔鎮江建康府池鄂江州樁管錢
乙亥趙彥逾知建康府

除端明殿學士恩數視執政趙汝愚謀立上時遣彥
逾達意于殿帥郭杲事定亦冀汝愚引已同升已而
止除端明殿知建康彥逾怨之遂與韓侂胄合未幾
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
為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于是上
亦疑汝愚矣

是月復提舉太史局官

舊以近臣兼之熙豐以後不復置至是以命薛叔似
明年何澹以非舊典為言遂罷蓋務反趙汝愚之
政而不詳考也

詔舉宗室

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

詔改明年元

賜史浩謚

曰文惠

十一月戊子朔朱熹罷

御批朕憫卿老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韓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

黃舍人鄧駟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起

居即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

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

報樓鑰再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案慶元黨禁

閏十月十九日甲戌趙汝愚袖批還上至此皆閏月事也與此異傅良疏中有朱熹

論事頻繁迂濶之語盖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

熹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迂闊故時人謂傅良因廟議

不合陰肆中傷云工侍兼侍諫黃艾因諫問遂熹

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艾懇請

再三不已吏侍兼侍諫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諫

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
侂胄欲用優人王喜按原本作熹今依慶元黨禁改為閤門祗候先
是侂胄嘗令喜于禁中效熹容止為戲熹惑上聽
于是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玠入劄子
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亦上言朱熹海內名
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
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
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
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
方盛人皆為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

諍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
四十有六日云初熹之被召也對於行宮便殿首奏
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
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啟私門則釁孽之萌
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于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
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奸適龜年
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為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
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
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仲鴻亦
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為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

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
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凡四事其略
曰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
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晷以為便安之計臣不知此
果出于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邪抑亦左右
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
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
不宜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
饑餓流離陷于死亡之際忽見陛下正用此時大
興土木修造宮室但已適已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

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
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
山陵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晨昏
之養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大治宮室速
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六軍萬民之心而扼腕
而不平者矣此臣之所大懼也至于壽康定省之禮
則臣嘗言之矣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
亟為慮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
徒備禮而來寔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
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之意

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殊不知
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
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
民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
憂懼將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大懼也至于朝廷紀
綱尤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
易臺諫皆出于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
議正使寔出于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為治
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
未能盡允于公議此弊不單誠恐名為獨斷而主威

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亂蓋自隆興
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尚賴壽皇
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于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
假借寔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
貽患于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
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此又臣
之所大懼也至于攢宮之下偏信臺使之言而不復
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
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夫以壽皇之豐功偉績百
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豈不大咈天人

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于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于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待清閑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熹時急于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于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請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則內批徑下乃有宮觀之命未幾除知江陵府湖北安撫熹辭不拜乃除提舉南京鴻慶宮熹既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柄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讀劄子

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玘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

甲午復加封安南國王

濟美功臣

丙午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佖曹固辭 明年趙汝愚罷佖曹乃建節鉞

戊申詔均內外任

汝愚當國言者以為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為外官
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
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可以馴致
于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
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

辛亥雨水

是日詔遵用三年之制

詔曰三年之喪古有彝制朕勉承慈訓寅紹邦圖孝

宗之家法具存眇躬惟古道是復以盡厚終之義以
昭尊祖之誠朕當遵用三年之制其令禮官條具典
禮以聞 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
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沙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
之舊朱熹之在諡筵也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
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制
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
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
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
也初熹上議時門人有疑者熹未有以折之後讀禮

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見其所引鄭有諸侯
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
諸侯之服皆斬之文乃知經文有所未備而待于傳
注者如此因自識于本議之後云

陞潛藩名

以明州為慶元府

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

乙丑陳傅良罷

坐留朱熹為謝深甫所劾

戊辰以陳康伯配饗孝宗廟廷

光堯之祔廟也秘書少監楊萬里獨謂張浚有復辟
功不得與配食為非宜與洪邁爭之不能得因乞補
外洎孝宗祔廟議者復推陳康伯而浚終不得預蓋
但以富平淮西符離三敗之故而不考曹彬岐瀋之
役其喪師虜國亦不下於富平與符離今以一青掩
其大德蓋洪邁兄弟皆湯思退舊客夙有憾于浚故
以復辟之勲歸之呂頤浩也吳總再上疏請以其父
璘配食不報

己巳陳騏罷

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

密院事

皆韓侂胄之黨

彭龜年罷

坐上疏攻侂胄也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趙汝愚
請留彭龜年不聽

劉光祖罷

坐留朱熹為劉德秀所劾

是歲詔賑諸路水旱

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詔蠲其賦仍賑之

築紹熙堰

兩淮土沃而多曠土人且耕且種不待耘耔而其收
十倍浙民每于秋熟以小舟載其家之淮上為淮民
穫田主僅收什伍他皆為浙人得之以歸是歲陳損
之提舉淮東常平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百里捍
之得良田數百萬頃事聞錫名紹熙堰朝廷念淮民
至今損其稅

兩朝綱目條要卷四

寧宗

慶元元年

乙卯

春正月丁亥朔蠲兩淮租稅

尋詔蠲台嚴湖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

壬寅黎州蠻寇邊

羌人薄安静寨義勇軍正將楊師傑及將佐王全等
八人與戰却之於是權制置司公事茶馬楊經申已
行殺退三月己酉詔知黎州王聞禮特轉一官時王
宗廉已為興元都統制會丞相留正得罪侍御楊大

法因劾宗廉淫邪貪黷曩在黎州殺降餘黨皆怨至
今為患五月丙戌宗廉降一官放罷六月甲戌詔師
傑等九人特轉一官師傑仍充成都府路兵馬都監
陣亡者三人錄其子軍士千二百有八人賜緡錢有
差既而宗廉又坐贓罪追六官邛州安置

乙巳詔收養遺棄

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

辛亥賑京城貧民

以陰雨賑濟行在貧民 尋詔釋大理三衛臨安府
兩浙路杖以下囚

丙辰白虹貫日

二月丁巳朔詔耕荒田

詔兩浙諸州勸民耕墾荒田

丁卯申嚴減否之令

詔帥臣監司歲中考郡守減否以聞 五年三月用

陳自強秦罷減否

戊寅右丞相趙汝愚罷

先是正月辛亥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是月丁丑沐
以本職公事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絕
姦原是日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

赴都堂治事沐又入劄子乞即賜明斷更不宣押無
使之往來道路重失進退之義是晚名權直學士院
鄭湜鎖院汝愚遂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
州制辭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
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
戴之勲尚祈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于是御
史中丞謝深甫案慶元黨禁乃御殿中侍御史楊大
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劄子臣等竊見趙汝愚
冒居相位陛下示以諫臣之章汝愚倉皇出門至宣
麻罷免在廷之臣猶以為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

重寄伏望因其有請姑寢福唐之命汝愚且以職名
奉祠汝愚狀乞將前件新命盡賜罷免令臣姑守
本官奉祠杜門省咎甲申有旨依所乞依舊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湜之草制詞也坐
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己卯雨土

余端禮兼參知政事

章穎罷

自權兵部侍郎與邵尋與宮觀坐上疏留趙汝愚也
唐辰徐誼罷

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寅太白經天

癸丑集議鐵錢利害

命侍從臺諫兩省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
條具以聞

甲寅李祥楊簡並罷

皆汝愚之黨也

夏四月丁巳竄呂祖儉案祖儉之疏以四月上四日始有韶州之命丁巳乃三日
與慶元黨禁異書行之詔在五日

自太府寺丞安置韶州坐上疏乞留趙汝愚併論朱
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韓侂胄故也中書舍人鄧
駙封還錄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
以示寬容自合書行 五月詔祖儉改送吉州安置
己未以余端禮為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
庚申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張衡林仲麟案仲麟元慶黨禁作仲麟誤蔣傳徐

範上書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
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
心寔在於愛君憂國羣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

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斃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詆其寔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發于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既而祭

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以祥之沉靜自守簡之耿介不阿決非有所利而言者人心天理不可厚誣善類皇皇莫知所據言者務求已勝沮抑公論窺伺間隙遲回而不敢發一旦祥有補外之命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怒涕泣而相告曰當異論譁張羣情畏縮之際隨聲雷同固寵緘默誰肯奮身權要別白是非凜凜不屈使二人者苟有一毫為己之私豈肯自附于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于己乃欲盡

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陛下屬精之初發推剛德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持公議以定國是遽聽姦回際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逾也臣等嘗撫之僉言李沐本以庸才猥廁朝列舉動輕踈而無老成之定慮趨操凡陋而有阿附之邪心驟躡諫垣物論不與况敢誣讒大臣堙塞公道而陛下從之如流畧不知察道路譁然以為李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

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焰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若不亟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捐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固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尚不於此時為利今朝廷清明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取名情狀敗露李祥楊簡職任師儒每以名節激厲學校出位而言寔勇于義其學力之充思慮之深

舉世縉紳心所愧服士類間風莫不興起願以讒言
去之豈不損士氣而失士心乎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
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
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竊李
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等雖蹈鼎鑊寔
所不辭情激于中不能自默惟陛下裁擇庚申詔宏
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
舍人鄧駙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
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
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它州

聽讀而已紹熙間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
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
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
人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
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
睿斷過嚴人情震駭若加聖慮裁之以中使為士者
知有所懲而不失聖明寬大之意則於治時為得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
劉德秀除右正言是夜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
祖遣人逮捕諸生分遣使臣押送貶所癸亥詔駙依

已面諭書行未幾駙請補外罷為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七月皇子生德音宏中等各押歸本貫聽讀宏中字充甫福州人登開禧二年進士第端朝字子靖温州人嘉定四年南省進士第一衛字周叟福州人後以父任補官二子與端朝同年登第仲麟字景冲案楊宏中傳宏中為開禧元年進士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進士第一衛字用叟仲麟字景仲皆與此小異據通考開禧元年嘉定四年定放榜作二年三年者誤

範嘉定元年登第仲麟猶未偶也傳字象夫信州人父居學校忠鯁有聞叩閭之事寔其屬藁自處州貶所得還未幾病卒侂冑既死有旨褒錄上書六士宏中衛皆循一資端朝仲麟各免文解一次傳已死以束帛賜其家蓋自靖康以來國有大事諸生叩閭伏闕不憚危言累聖優容類多聽納間雖暫為權姦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云

是月都城大疫

上出內帑錢為行在貧民醫藥棺斂費仍賜諸軍疾疫死者家

五月戊戌詔誠風俗

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韓侂冑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

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詔曰朕惟
風俗者治之樞機士大夫者風俗之權輿昔周文
武之隆在位皆節儉正直小人之臣咸懷忠良下至
庶民無有淫朋比德今也不然懷背公死黨之恩茂
尊君親上之義諛佞側媚以奉權強詭僻險教以釣
聲譽倡說橫議貪利逞私使毀譽是非混然淆亂於
乎朕之所託顧乃如此自今至後日洒濯厥衷存公
去私可否從違各當於理則予汝嘉其有不吉不迪
習非怙終邦有常刑朕不敢貸直學士院傳伯壽
所草也伯壽自得之子乾道問自得以不受曾覲之

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冑隸人蘓師旦致身
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至是始草詔以
詆善類

丙午置廣惠倉

詔諸路提舉司置修胎養令

六月丁巳劉德秀請考核真偽

此論偽學之始也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
偽而已彼口道先生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
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寔凡虛偽之
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

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
庚午德秀又初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
案慶元黨禁作袁爽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逵亦罷

己未復置臺諫言事簿

命中書省置

庚午詔武臣舉人

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將佐初除舉自代一人歲舉所知二人

癸酉韓侂胄建節

趙汝愚之當國也徐誼言宜以節度使畀侂胄汝愚不聽至是命為樞密都承旨固辭乃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宮明年秋以上誕元子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觀使

秋七月丁酉何澹請禁偽學

澹為御史中丞始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朝堂後七日吏部郎官櫟師旦亦建言請考核真偽未幾遷左司員外郎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澹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孰知其

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
去其所當去者

趙汝愚落職罷祠

落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用何澹章疏也

己亥太白晝見

八月己巳詔修武備

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船艦可用與否
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

己丑倪思請究寔賊史

倪思為吏部侍郎建言今之違官貴人賊以萬計監

司臺諫按發不過放罷前之行遣既不究寔後之辨
雪遂得有辭請自今以貪墨聞者雖未欲送獄根勘
亦合差官究寔懲治庶幾大賊治而小賊服其後亦
不可舉行

是月都城水

詔蠲水傷貧民賦 尋以久雨決繫囚又詔蠲台嚴

湖州水災民丁絹

冬十月乙丑陞潛藩府名

秀州為嘉興府舒州為安慶府嘉州為嘉定府英州
為英德府 開禧元年陞嘉定州為嘉慶軍

十一月己丑雨土

戊戌加上帝后尊號

壽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加光祐二字壽成皇
太后尊號加惠慈二字上太上皇帝尊號曰聖安壽
仁太上皇后尊號曰壽仁

丙午竄趙汝愚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
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丁未命宰執大閱

庚戌何澹言薦舉弊

趙汝愚秉政引用多所知有自外徑除館學者澹為
中執法以其廢壞壽皇成法嘗上疏言之已而有旨
除甲科及經擢用人外須歷知縣有政績諸司薦舉
乃得除職事官用矯其弊命下澹復言若此用人必
有二弊一則其人政事雖有可述而有勢力可宛轉
移書遍囑判奏鼎來二則諸司之中苟有強有力者
為之主宰則它司莫敢違拒寒峻之士無由可進請
詔諸司取寔有政績者連銜以聞仍關御史臺照會
若有不公許本臺覺察從之然終不能革也 嘉泰
初鄧友龍為察院復奏自慶元三年至六年在被

薦者無慮千餘人其間或乏廉聲而舉充廉吏或素昧生平而舉充所知或不能文而舉可備著述至於廟堂亦無以處之願詔中外臣寮自今有人則薦無人則闕儻所薦非人當擇其尤者覺察以聞疏奏從之

是月詔諸司連銜薦舉

明年章森帥興元薦知利州蒲叔獻等三人政績有旨與監司及陞擢差遣胡絃為御史上言叔獻等不聞有過人之才而森以人情之厚獨銜舉薦詔勿行嘉泰二年三月右正言施康年又言近士大大有

持廉吏及科目薦章十餘至廟堂而得學官者又有挾三四薦而得院轄者執政至無以却之請除陞改自代十科外悉行罷去如朝廷間有特旨令內外舉薦者並具寔迹以聞從之自此舉薦之濫少革矣

十二月丙子朱熹辭職名

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官觀熹以去年十月去國累奏辭新命併乞追還職名未得請繼而丞相趙汝愚罷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丞相貶時事為之一變熹已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

丞相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貫禍熹不
聽蔡元定入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
藁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其初奏畧曰
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踈遠之蹤首蒙眷知名置
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侍從職名
臣嘗再三遯辭曲蒙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祇受因遂
不敢力辭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開啓多蒙開納
而臣蠢愚迫切便欲致君于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
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
之間除書繼下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

以塞前愆而反覆思維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
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釁咎不容湔洗所
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擢之寵欲
望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慈故宮列
聖香火其第二奏畧曰伏念臣本是庶官無他勞效
元帶秘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祇緣聖意欲令
講書遂使暫陪邇列未及兩月果以罪戾譴罷而歸
所被誤恩理宜追奪其第三奏自劾議祧廟事畧曰
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濶踈
言嗣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轍議

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日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慈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禧祖之廟自不當還至于再三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願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盛朝其第四奏乞致仕畧曰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奉貫依例陳乞恭奉聖旨未賜開允惟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以遑遑再三即非過為沾激所

有昨來陳乞致仕寔緣病勢危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令不敢更叨廩祿以速滿盈之咎其第五奏自劾妄議山陵事畧曰去歲曾因集議永阜攢宮妄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臬庶妥威靈以延運祚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大小之臣會議此者皆以坐罪次第降除而臣狂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捨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

則為可惜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
庶免煩言重勞淵聽其第六奏畧曰臣本意止為已
罷講官不敢更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
因他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
少回天意者也乞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
辭免奏狀早賜施行 傳伯壽行追還職名制詞云
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
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領茂命以爾心耽墳素
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名
肯起幡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廂之遽見生幾晚

方喜桓榮之說書尚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
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
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讓
如漫小讓如偽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
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
勉從在至懷而良咄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遠持橐之
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初侂冑猶未敢有
加罪之意奏牘再三皆有褒詔廟堂寄啟云朝廷欲
以此別真偽望先生體此意勿復辭熹不聽辭益力
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子弟禮恨不薦已因

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詆熹無復忌憚矣

慶元二年丙辰春正月戊子雷

庚寅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

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庚子趙汝愚卒于永州

案慶元黨禁汝愚之卒在二十日丙子汝愚傳又以為正月壬午

汝愚既謫道過衡州已病又為守臣錢登所窘遂

服藥而卒天下寃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

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從之

案寧宗本紀趙汝愚復官歸葬

之詔在二月辛酉又以中書舍人吳宗旦之言而罷皆與此異

時有迪功郎趙師召

者上書乞斬汝愚事雖不行然侂冑之黨以汝愚有

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

知也

甲辰留正落職罷祠

落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坐引用偽學之黨為劉德

秀所劾也偽學之稱自此始自熙寧元豐間河南

程顥程頤兄弟始以大學為天下倡二程少學于汝

南周茂叔其後學者翕然宗之二程死其高弟門人

前有河南朱光庭劉絢伯京兆呂大臨蘓季明上蔡

謝良佐延平楊時建安游酢河東侯師聖伊川門人

後有河南尹焞張繹東平馬伸福清王信伯涪陵譙

天授楊尹遭遇靖康建炎紹興之間致位通顯天授
入朝於靖康而不合紹興中再召不起後隱青神山
中建安胡安國學春秋於程顥而不及見以楊謝為
師友紹興初秦檜為丞相引安國侍經席一時善類
多聚于朝俄為呂頤浩朱勝非所逐朱呂罷趙鼎相
燁以布衣入勸講經生學士多名用烏鼎既罷張浚
獨相司諫陳公輔首上章力排程氏之學以為狂言
怪語淫說鄙詞鏤榜下郡國切禁之安國疏言今使
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是入室而閉其戶也其
後檜再得政復向王金陵而洛學廢矣楊時傳邵人

羅從彥從彥傳郡人李侗侗傳新安朱熹安國傳其
子憲憲傳廣漢張栻乾道淳願問二人相往來復以
道學為己任學者號曰晦庵先生南軒先生東萊呂
祖謙其同志也南軒侍經筵不久而去晦庵屢召不
起上賢之久之丞相王淮當國不善晦庵尚書鄭丙
始創道學之目王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
御史俾上疏言近日措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
名以濟其偽望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除授聽納
之際考察其人擯斥勿用晦庵遂得祠又數年周必
大為集賢相四方學者稍位于朝會朱熹除郎以疾

未拜而侍郎林栗劾其欺慢且詆道學之士乃亂臣之首宜加禁絕粟雖罷去而士大夫譏貶道學之說乞不可解甚至以朋黨誅之而邪正幾莫能辨至紹熙末趙汝愚當國遂起朱熹侍經筵而其學者益進矣熹侍經筵數十日而去位汝愚貶永州何澹為中執法復上擊道學之章劉德秀在諫列又申言之於是始有偽學之禁矣先是光宗登極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上疏極言兩議交攻之禍詔下其章後五年偽學仍禁韓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已而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

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侂胄言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教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各道學則何罪當名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檢王險狼獾簿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已攘臂奮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酷矣至是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偽學以危社稷云

二月丙辰復置勅令所提舉官及同提舉

仍以編修勅令所為名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近便州郡監司抄錄乾道五年正月至慶元二

年十二月終續降指揮得數萬事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刪修為四百七十卷送刑部審詳訖提舉官下三省合屬房分及檢正都司審覆為書總七百二冊勅令格式目錄各一百二十二卷隨勅申明十卷看詳四百三十五冊四年九月丙申進呈自是已修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總類之屬殆不一名而篇帙浸繁矣

禁省闈習偽學

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

三月己亥皇弟柄封吳興郡王

本末見紹熙五年八月 柄早慧孝宗愛之淳熙十二年始就傳以館職黃唐倪思為學官至是加國號制曰孝宗怜早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垂慈故見貴寵云

辛丑集議釋服

孝宗之喪上寔以嫡孫行三年服監察御史胡紘言皇帝為孝宗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限三日集議

釋服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
遺豫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止宜倣古方喪之
服以為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
經別嫌明微委見是允當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
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
御正殿饗祖廟以全權制屈伸之義將來禫祭令禮
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
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
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
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尊依議狀可付外

施行六月辛亥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七月癸
未親饗太廟如故事焉

丙午上慶元會計錄

初殿中侍御史姚愈請編會計錄遂命金部郎中趙
師炳戶部郎中楊文炳同編集至是書成上之

是月更國子試補法

時傅伯壽在翰林建言國子生員多偽濫請自今職
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從

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增臺諫官員
增置監察御史一員

五月不雨

禱於天地宗廟社稷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
決繫囚申嚴獄囚瘐死之罰

辛卯賜舉人第

御後殿賜禮部奏名進士鄒應龍等四百九十有九
人及第出身有差進士第一人本莫子純以曾受蔭
補降居其次應龍邵武人也 上登極四川類省試
嘉州舉人當免解趙全叔為守新之得試者僅有百

許人是年登第者纔三人具有故未及試者四年復
取三人而止是時英明舒三州舉人並赴南省而慶
元府得十有七人安慶府得四人英德府得一人皆
附春榜視嘉州為優云

甲午減諸路折帛和買錢三年

建華文閣

奉藏孝宗皇帝御集

甲辰改慈福宮名

為壽慈宮 案內禪宮名高宗名德壽孝宗重華光宗
福即德壽改築也 改壽康而高宗憲聖后所居名慈
而本年十月暨三年冬仍屢書慈福考嘉泰二年

詔作壽慈宮為重壽殿憲聖壽成皆從居此迨憲聖終喪慈福為壽慈今憲聖尚在宮名似未遽改疑即改名重壽殿

六月乙丑命減否縣令分三等

先是張金量帥廣西

案張金字君量此誤合名字為一

請令監司帥

守各於歲終以所部縣令分減否上中下三合平而為七次春上奏頌之考功如減甲於一路者取旨陞擢而否之最者亦加黜責其它次第斟酌施行以為懲從之然自後未有舉行之者明年金量入為臺諫以至樞密卒不自行其說云

張金請申禁偽學

金新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進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

下聖明罷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左司郎中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遂有毋及舊事之詔

甲戌御筆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

務在平正以副救偏建中之意御筆既出韓侂胄及

其黨皆怒時劉德秀為諫長與察官張伯垓等

案與伯垓

同上疏者為姚愈

上疏言繼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

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復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尋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黃黼為殿中侍御史獨上言治道在黜其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

之道也至於前者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疏奏黼竟徙它官未幾罷去而姚愈遷殿中侍御史

丙子皇子竣生

八月薨追封堯王謚曰冲惠

秋七月丙戌降德音

以皇子生故也降諸路死罪囚釋杖以下流人呂祖儉等量移內郡

戊子考核守臣便民五事

自紹興初令諸道守臣到官半年陳便民五事已又

命給舍看詳其可行者以聞其後寢廢淳熙末復申行之至是劉德秀為諫長復請專付檢正都司考覈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三年四月丙辰復令給舍看詳以白執政而檢正左右司檢詳擬行之然今諸路守臣所上其言無甚可行特姑存故事而已

戊戌韓侂胄加恩

以誕皇子恩加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八月丙辰胡紘請住進擬偽黨

紘為太常少卿建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而或者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

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凡偽學之黨曾經諫臺論列者權住進擬後二日遷起居舍人

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為東西路

利路自建災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剛中為宣撫副使時吳璘在興州楊政在興元郭浩在漢陰剛中欲令三帥一體乃奏分為東西路東路治興元西路治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遙制夔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併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司元年夏璘改判興元朝廷以其遙制西路軍馬為不便乃權合東西為

一路以璘為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璘薨不
改淳熙元年璘之子挺為興州統帥李原守興州會
楊邦彥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廬楊為七路各置文
武二帥邦彥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為西路以挺帥
西路兼知興州紹熙五年挺卒以張詒代之復合為
一路而詔但兼知興州不領安撫使道出興元章森
為帥以興州屬郡也欲殺其禮詔知之乃言已辭免
兼郡不繫銜但以都統制見森不能折卒郊迎之如
戎帥之禮詔甫至軍遂領州事蓋趙汝愚邱崇共議
本以削吳氏之勢而論者以為閩外四郡既屬興元
我司不能令緩急恐失機會詔遣間卒出境而知西
和州王季明械繫之趙彥逾帥蜀奏罷季明至是復
分為東西路後郭杲代為帥而吳曦繼之開禧用兵
又以曦兼四川宣撫比曦之反凡所出偽命盡以宣
撫司號令行之由是四蜀一切稟承無敢異者至安
丙為制置大使乃復合為一路故知汝愚密削武興
之權其慮甚遠如彥逾所見特淺耳

冬十月戊申上冊寶于慈福壽康宮

辛亥冊皇后韓氏

甲戌八閏

十一月庚寅上寬恤詔令

上詣壽康宮上太上皇帝寬恤詔令 壬辰京鏜等

上孝宗淳熙寬恤詔令明年四月頒降

十二月庚午韓誠賜謚

田忠定誠侂胄之父神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
積官橫行承宣使未嘗更庶事任侂胄既貴欲為父
作謚黃唐時為考功郎官見宰相京鏜言必不能奉
承因求去乃遷除樞密院檢詳文字改命館職官一
員暫權考功遂謚誠曰忠定于是博士徑除郎官又
遷橫榻而考功峻遷右史以致執政矣比修孝宗實

錄又為誠作傳甚美及侂胄誅有詔削去附傳又仆
所謂教忠之碑而謚不奪也韓魏公始以兩朝定策
之功徽宗朝追封魏郡王而已侂胄既貴又丐以一
官推恩為真王去郡字亦許之唐福州人合選高第
既遷樞掾不數月又得江淮提點鑄錢而去時人以
此稱之

是月朱熹落職罷詞

案四朝聞見錄在三年二月又云蔡本作二年十月

為監察御史沈繼祖所劾詔落秘閣修撰罷官觀

竄處士蔡元定

編管道州

明年卒于貶所時臺諫洶洶爭欲以熹

為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
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
外不煩過慮然羣儉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
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
採摘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監
察御史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可立致富貴
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
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
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麕食淡衣襍帶博或會
徒于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鏗潛形

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
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
編管明年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
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
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也後竟無告命蓋掖垣
不敢秉筆云時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
然上道熹與諸生所遊從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
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
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定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
幾彼不滿意邱子服獨為之涕泣連流而不能已處事

變血窮交亦兩得其道也初元定師事熹而熹顧
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之道道妙它弟子不得聞者
必與元定商榷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季錄者
蓋引以自匹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
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悟語
嘗有帖云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于讀書窮理欲講
無從又不特常人別離之思而已也平日相聚未嘗
其為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又云每至讀書講
學無可告語無可咨叩尤覺仰德之深也又云足疾
未平血氣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
能息心休養纔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略欲以告
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
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承晤之樂未知
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其歿也祭之云以精詣
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
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
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言動靜之不同然大歸莫非
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
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辨論
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

今乞與之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
深嫉之故是時有味嘉倡偽學蔡元定寔羽翼之之
奏也 門人董鉅曰偽學之說蓋撥拾陳賈鄭丙之
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差惡之心也至是
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于無是非之心矣然先
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于日月乎

